

吉尔·布勒的《新闻摄影》

摄影：吉尔·布勒

三才山房

佛曆二五三〇年六月初版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81

(全一百冊)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山口益

本書譯者：譯叢編委會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蔣元

出版社：華宇出版社

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話：(02)94266742-2477372
撥：00-1762513號朱蔣元帳戶

版請勿翻印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81

山口益 編

漢藏對照 辭中邊論

華宇出版社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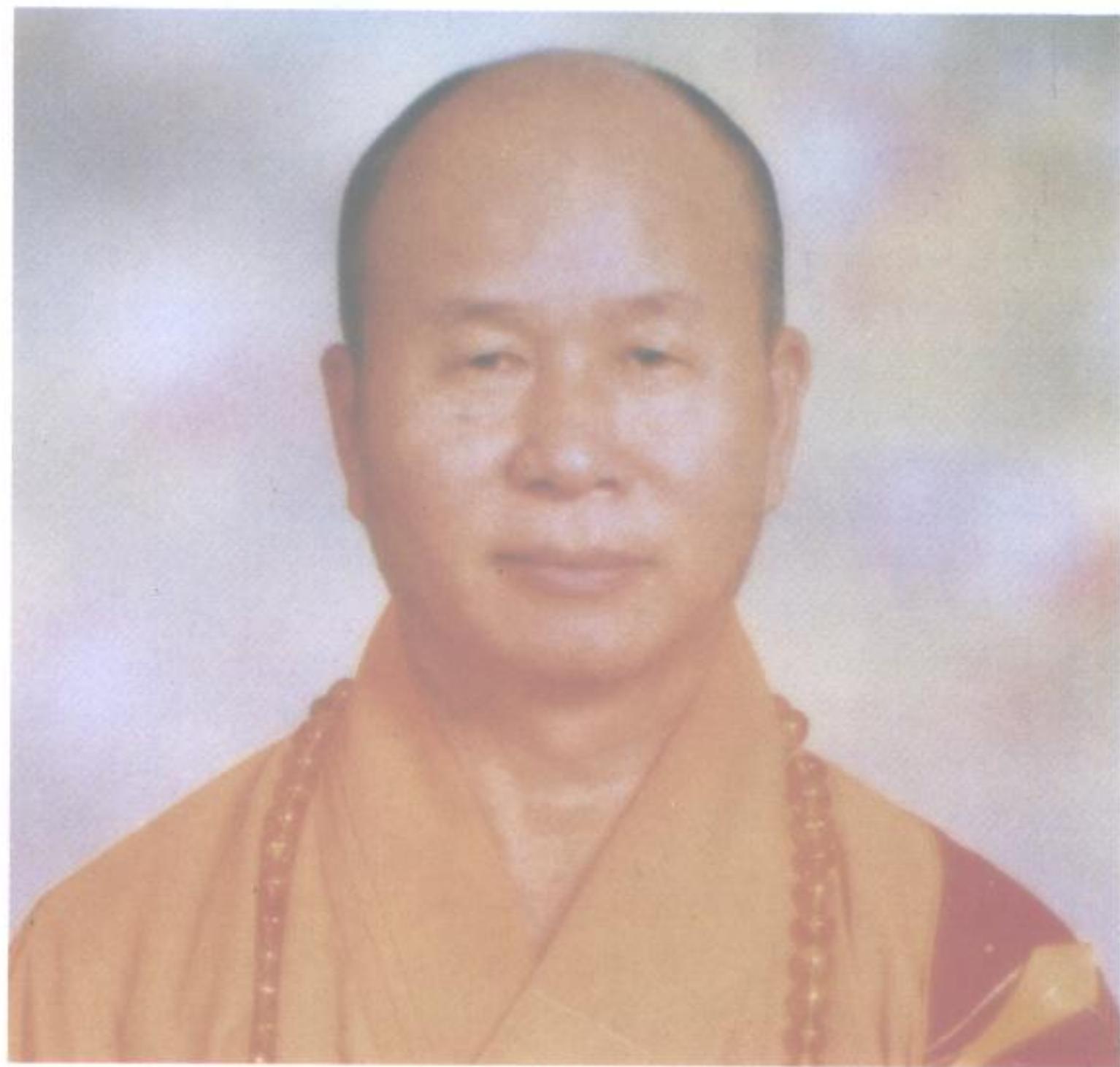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台灣省第十九屆佛教會理事長
高雄縣大崗山超峯寺住持

法智大師



贈書是件小事，
讀書是件大事，
沒有學問，一生
尊敬別人，有學
問一生受人尊敬

法智 敬贈

佛曆二五三九年十二月

白聖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巴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壽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丁巳仲夏
朱居士

印順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偏及各方面的。對於提高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星雲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生

淨心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評叢」總序之四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演培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薦。

海
光

永惺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六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屬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界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逐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

願力，實在值得讚嘆隨喜。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永惺

聖印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評叢」總序之七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匯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日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忝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

史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爲。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編者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八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廿一
廿一
廿一

出版前言

近世以來，國際學術界的佛學研究有一重要趨勢，此即着重梵巴佛教原典，以求直探佛教經論的真正義趣，並盡量去避免受到佛典譯本之義理扭曲、節譯、或因不同語言所造成誤解所誤導。在未能求得印度原典之時，則以不同語言的數種譯本對照校讀，以求瞭解經文的真正微言大義。本書就是日本學者山口益爲「辯中邊論」所作的異譯對照工作。所對照的是西藏譯本與兩種不同漢譯本。

這樣的工作，固然是一種純粹學術性的工作。但是，由於其目的是在釐清「辯中邊論」的真實義趣，因此，對於信仰佛法、奉行佛法的人也有不可忽視的參考價值。所以，這種工作可以說是對學術與弘法方面並皆有益的工作，值得隨喜。職是之故，雖然這類典籍較不易爲一般讀者所愛讀，但是，爲了替學術紮根、也爲了弘揚正確的佛法，「譯叢」編輯同仁仍然收集了若干部這類典籍。

這一類作品，既不易爲一般讀者所愛讀，商業價值較低，一般書商當然不會樂意出版

，這種情形舉世皆然。原書的研究刊行，就是得到日本一財團法人啓明會的持續補助，才得以順利出版的。像這樣，某一團體無條件地補助學者作佛學研究的事例，在國內還很少被發現到。台灣的佛學研究，其所以一直不能提昇到某一水準，這種財團的缺乏，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想到這部書是大約五十年前東瀛學者的舊作，在當時居然就可以得到社會團體的經濟支持，乃使編輯同仁頗為感慨。故誌之於此，以俟來哲。

「辯中邊論」解題

字井伯壽

——國譯一切經瑜伽部十二、頁一一九

「辯中邊論」三卷，是唐朝龍朔元年（西元六六一年）五月，玄奘在玉華宮譯出的。當時，從顯慶五年（龍朔元年的前一年）開始的「大般若經」翻譯工作，還在玉華宮進行著。

本書包含頌文以及解釋頌文的長行，此外，另有僅係頌文的「辯中邊論頌」行世。本書的梵文原典，書名並沒有「論」字。在譯成中文之際，依照漢譯慣例才加上「論」字，用以使書名明確，且表示它屬於論藏。因此，只有頌文的，原應稱為「辯中邊頌」；合頌釋二者的（或只有註釋的），應稱為「辯中邊註」或「辯中邊釋」。梵文原典即題為「辯中邊頌」、「辯中邊註」（釋）。由於漢譯時，先譯出後者，且從其中取出頌文單行流通。因此，其書名乃一稱為「辯中邊論」，一稱為「辯中邊論頌」。然而，為什麼會有這兩本共行於世呢？

原來此書早已在陳永定二年，由真諦三藏在臨川郡譯出，名為「中邊分別論」，且由真諦本人自撰論疏三卷。真諦並未譯出只有頌文的單行本，而且不僅認為「中邊分別論」

的前一部分是世親菩薩所造，甚至似乎認為頌、釋都是世親菩薩所作，並不以為頌、釋的作者有異。但是在印度早已傳說頌、釋作者並不是同一人，因此，玄奘遂另將頌文別行。由於頌、釋並非同一作者，而將頌文別行，這是玄奘的慣例。

「辯中邊頌」是彌勒傳予無著，再由無著傳予世親。世親且為之作釋。最早將彌勒與無著的關係傳入中國的人是菩提流支，其次是真諦，其後是玄奘。但彌勒傳予無著的，菩提流支只舉出「地持經」、「金剛般若論」；而真諦的「世親傳」中，說是「十七地經」及諸大乘經的解釋；玄奘說是「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經論」、「中邊分別論」等。因此，在中國，一直到玄奘之時，才說「辯中邊論」是彌勒傳予無著的。而印度諸論師則很早就說「辯中邊論」是彌勒所說的。

筆者以為此處所說的彌勒，並不是一般所認為的未來佛——兜率天彌勒菩薩，而是純係歷史人物之無著之師——彌勒論師。雖然後來有名字及其他方面的混淆，但仍可確信「辯中邊頌」是彌勒論師的著作。筆者不擬對此作純學術性的研究，因此此處只是承襲古說。而且，即使不承認有此一彌勒論師存在，而認為「辯中邊頌」確實是兜率天的彌勒菩薩所作也無妨，因為只要能知道此書絕非無著與世親二論師中之任何一人所撰就可以了。

「辯中邊論」的梵文是Madhyānta-Vibhāga。Madhya 是中，anta 是邊，Vibhāga 是分別（辯）。因此，真詭譯爲「中邊分別論」，玄奘譯爲「辯中邊論」。慈恩會非難譯爲「中邊分別論」，不合中文語法，但玄奘本身在其所著的「大唐西域記」中，也稱之爲「中邊分別論」，玄奘的弟子在「慈恩傳」中也說爲「中邊分別論」，因此，實際上慈恩的非難並不完全合乎情理。

此論雖然附有註釋，但仍極其難解。其頌文就像只列出各家之說的目次一般，即使是註釋部分，也只是一一分解頌文，稍加解釋而已。絕不像後世的註釋那樣能以議論的方式去詳細論述。這種註釋方式是世親作釋的常例，也可能是古代註釋家的一般傾向。慈恩會爲此論撰「辯中邊論述記」三卷傳世，但比起慈恩的其他著作，此述記也是極其難解的作品。

就頌文而言，最初及最後的頌文（即歸敬序、結頌）是世親所作。論中第二頌是彌勒菩薩作的總序，敍述此論由辯相品、辯障品、辯真實品、辯修對治品、辯修分位品、辯得果品、辯無上乘品等七品而成。此外，論中倒數第二頌同是彌勒所作，敍述何以名此論爲「辯中邊」的緣由。如此，除掉前後數頌之後，中間的百十一頌分爲七品，敍述各項義理

。這七品的內容，大體如下：

總序………(一)

第一辯相品……以下二品明境

- (1) 虛妄分別之有相………(二)
- (2) 虛妄分別之無相………(三)
- (3) 虛妄分別之自相………(四、五)
- (4) 虛妄分別之攝相………(六)
- (5) 於此入無相方便相………(七、八)
- (6) 此差別相異門相………(九)
- (7) 此生起相………(十)
- (8) 此雜染相………(十一、十二)
- (9) 此雜染相………(十三)
- ……以上妄分別九相

- (1) 所知空性五義………(十四)
- (2) 空性相………(十四)

- (2) 空性異門 (十五)
(3) 此異門義 (十六)
(4) 空相差別 (十七—二一)
(5) 此成立義 (二二一、二二二)
- ……以上圓成實之辯

第二辯障品

- 具分等五障 (二四)
正加行諫九結 (二五、二六)
因障十能作因 (二七—三二前半)
覺分度地別障 (三三後半—三九)
略爲二障 (四十)
- 第三辯真實品 以下三品明行
十種真實 (四一、四二)
(1) 根本真實 (四三)

(2) 相真實	(四四、四五前半)
(3) 無倒真實	(四五後半—四七)
(4) 因果真實	(四八、四九)
(5) 鹿細真實	(五十、五一)
(6) 極成真實	(五二前半)
(7) 净行真實	(五二後半)
(8) 攝受真實	(五三)
(9) 差別真實	(五四)
(10) 善巧真實	(五五—六三)
一、蘊義	(五七前半)
二、界義	(五七後半)
三、處義	(五八前半)
四、緣起義	(五八後半)

五、處非處義.....(五九)

六、根義.....(六十前半)

七、世義.....(六十後半)

八、諦義.....(六一)

九、乘義.....(六二)

十、有爲無爲義.....(六三)

第四辯修對治品

四念住之修.....(六四)

四正斷之修.....(六五)

四神足之修.....(六六一六九)

五根之修.....(七十、七一後半)

五力之修.....(七一)

七覺支之修.....(七二、七三)

八正道之修.....(七四、七五)

修對治差別.....(七六、七七)

第五辯修分位品

修分位十八.....(七八、七九)

略說三種.....(八十)

辯人.....(八一)

第六辯得果品.....以下二品明果

五果.....(八二)

他十果.....(八三)

第七辯無上乘品

無上乘三義.....(八四)

(1)正行無上六種.....(八五)

一、最勝正行.....(八六一八九)

二、作意正行.....(九〇一九三)

三、隨法正行.....(九四一—〇五)

四、離二邊正行……………(一〇六—一〇九)

五、六、差別無差別正行……………(一一〇)

(2) 所緣無上……………(一一一)

(3) 修證無上……………(一一二)

結頌……………(一一三)

有關此中第三十三頌前半與後半的二頌，以及第一〇五頌之後的三頌，「述記」以爲前二頌並非「辯中邊論」的頌文，而是世親引自他論（或自作）。至於後者之三頌，則是流傳於西域的「寶積經」的偈頌。由於真諦之「中邊分別論」並無此五頌，可見「述記」所說可能是正確的。

慈恩所作的「述記」，所以名爲「述記」的原因，是此書係慈恩親承玄奘所述而記，並非其自身的著作的緣故。而且，其內容也是玄奘從印度聽聞得來的。因此，「述記」中所說的，多半是玄奘依據當時印度學者的傳述，其中不乏重要的見解。然而，「述記」在解釋頌文、釋文之時，屢屢駁斥真諦譯的「中邊分別論」之說。前此，玄奘甫著手翻譯經典時，唐高宗雖曾勅令先譯未有漢譯的經論，凡已有漢譯的，囑稍後再譯；然而，真諦已譯，

而玄奘再度重譯的典籍為數亦多。就「辯中邊論」而言，「述記」謂真諦譯本文錯義違，因此才加以重譯。亦即玄奘持有「凡文錯義違者，皆擬重譯」的態度。玄奘既然如此，慈恩大師當然也持此態度對待真諦的譯典。

然而，衆所周知，玄奘所傳的唯識說是護法的新說，其書常有駁斥唯識古說之詞；而真諦所傳的唯識說是護法以前的說法，大多以古說為準，因此，即使玄奘的學說，是傳述當時印度學者的說法，但絕不能視為唯一正確的標準。因為當時在印度，依準古說的學者已不多見。筆者並不是說真諦之說或古說是唯一可取的，而是主張在真諦與玄奘所傳之間，兩者有系統的不同與歷史發展，後人需要將兩者加以比較，以探討兩者之間的內在交涉，絕不能盲信或盲從「述記」所說。因此，在這種意義上，真諦譯的「中邊分別論」，與「辯中邊論」有同等重要性，是研究該論之不可或缺的對照資料。

安慧曾為世親菩薩的「辯中邊論」作過複註，西藏大藏經中有該註的全譯。其梵文斷片，最近由法國學者在尼泊爾發現而傳出，目前日本的學者正著手整理中。在瞭解「辯中邊論」及安慧說法上，這是極其重要的資料。希望這份整理、解讀的工作早日完成，以裨益於學界。